



雪夜追击

弘立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雪 夜 追 击

弘 立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65年·天津

写在前面

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們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軍，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继承了中国人民优良的革命传统，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和朝鲜人民、朝鲜人民軍并肩战斗，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侵略者及其仆从国的军队，在世界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战争中涌现的无数英雄人物，为我国人民树立了崇高的学习榜样。

这本小册子，就是介绍中国人民志愿軍某部在第三次战役突破美伪“三八防綫”战斗中的一个故事。副营长王有根同志带领一连战士，以勇猛顽强的精神，机智灵活的战术，插入敌人阵地纵深，经过几个小时激战，歼灭了敌人一个营和一个榴弹炮连，出色地完成了配合我正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在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军队面前，任何装备精良、貌似强大的敌人，都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同时也说明决定战

爭勝負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是人的政治覺悟、組織程度和勇敢精神。這是革命人民所獨有的精神原子彈，而人民的敵人是永遠不會有的。

現在，美帝國主義正在瘋狂地發動侵略越南南方的戰爭，同時還不斷擴大轟炸越南北方，並且悍然侵犯我國領空。對此，我們必須高度警惕。讓我們在中國人民志願軍英雄事迹的鼓舞下，積極勞動、努力工作，為援越抗美，為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為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而貢獻自己的力量！

1951年元旦的前夕，无数支朝中人民的反攻大軍，从西起临津江，东至东海岸，把美国侵略軍和李承晚匪軍防守的四百多里寬的“三八防綫”，突破了无数道缺口，接着步兵、炮兵、运输队、担架队滾滾的人流，一直向敌人的纵深前进。

入冬以来，朝鮮降下了多年来少有的大雪，那連日的狂风夹着雪花，在山谷中回旋飞舞，把許多山凹和楞坎都抹平了。松枝被积雪压得垂下来，象一把半张开的雨伞，高聳的山峰，象是用雪砖垒起来的。

任 务

元旦早晨，天晴了。朝阳給“三八綫”附近的群山涂上一层金色。在高秀岭上，一营副营长王有根双手持着望远鏡，正在仔細地观察着附近山林里敌人的动静和一切令人怀疑的征候。一連連长滕瑣、副連长王芝荣、指导員陈同浩等站在他的身旁，也用手遮着前額，随着王有根四下张望。脚下的山头是昨夜友軍打开的一个突破口，敌人的远射程炮正在封鎖这儿，炮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山岭上

升起一股股黑黑的烟柱，树枝被弹片削得嘩嘩直落。

王有根将望远镜移开，使劲地抖了抖凝在身上的白花花的霜雪，又紧了紧披在肩上作防空伪装用的白布，便急忙示意大家坐下。这个一向善于細心考虑問題却寡言少語的人，今天变得特別能說起来：

“刚才团长讲，我中綫大軍在春川、加平一带突破敌人的防綫以后，各路兄弟部队，正在向敌人的纵深发展。据目前得到的情报，敌人可能組織二綫兵力，企图堵塞突破口，或在纵深頑抗，如果不行，就收拢兵力，向南逃跑。上級計劃将潰乱的伪十七、三十一、三十二、三十六几个联队消灭。并命令我团豁开敌人的肚皮，勇猛地插到华岳里，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摘掉敌人的心脏，配合两側友軍歼灭敌人。团党委已把这个“尖刀”任务給了一連，为了加强一連的突击力量，团长又派了一营机枪連副連长姚良帶一个机枪排来配属我們，并指定由我率領。……”

这时一陣隆隆的轰鸣声掩盖了讲话的声音，有三十多架敌机在头頂低空盘旋起来，象被什么东西吸住似的老是不走。一連几个干部不时抬起头来望着天空。王有根猜透了大家的心思，他继续說道：

“为着完成这个任务，我們要白天前进，不能等到

黄昏，因为敌人逃跑不会等着我們。同志們，虽然我們是白天穿插，只要把距离拉大一点，作好伪装，钻在树林里，敌机是不容易发觉的。特別到了敌人纵深，你就大胆地走吧，即使敌机看見了，也許会把咱們当成他們自己人的。”

王有根指着西南山脚一片寬闊的松树和白桦树杂生的林帶說：“那儿可能就有敌人，但是我們就要在这散布着敌人的高山密林中，寻找一个空隙，插进去。到敌人內部去作战，不仅要大胆和沉着，作为指揮員还必須精密地判断情况和当机立断地处置問題。为着保持前进的速度，沿途必須尽力摆脱和敌人糾纏。当然由于敌情、地形不熟，如果确实摆脱不开时，那就要求速战速决。总之，一条原則：爭取時間，迅速前进。”

“团党委授給一連这个任务，是对一連的信任，我們向党保證，那怕遇上千万个困难，也要完成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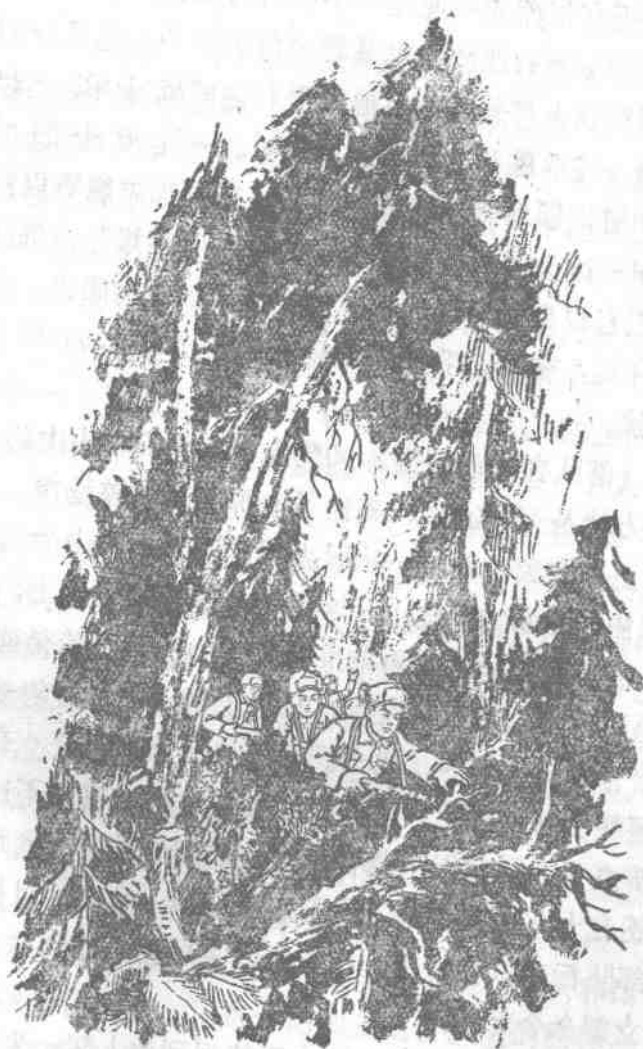
王有根抬头看了看，太阳偏西了，便立刻結束了他的談話：“事不宜迟，准备出发。”

大家在分头收拾东西。利用这个空子党支部書記陈同浩召集支部委員和党的小組长討論确定了三排为“尖刀排”，十班为“尖刀班”。支部委員副

連长王芝荣作战勇敢，由他帶領“尖刀排”；共产党员三排副排长宋福田胆大、心細、眼尖，练得一手好刺杀，由他率領“尖刀班”。分工落实后，就整队出发了。

途 中

下午三点钟，部队钻入一片烏黑黑的松树林里。王有根紧走几步，赶到队伍前头。他在有二尺多深积雪的一座小山上停住脚，回过头来望着正在前进的战士们。每个人的头上裹着白布，翻穿棉衣（白布里朝外），一手持枪，一手插进雪里，抓住埋在雪里的小灌木，吃力地向上攀登，这只脚拔出来，那只脚又蹬进去，部队把积雪趟成了一条交通沟。他們身上纏着干粮袋，里头装着形形色色的吃食：炒苞谷、炒小米、煮土豆，有的用細繩打成許多小节，計算着吃的次数。他的目光掠过战士們的脸上，发觉这些刚入朝时紅光滿面的小伙子們，現在都有点消瘦了；但每幅疲劳的泥垢的脸上都透出喜悅的顏色。王有根察觉到在战士们身上蘊藏着飽滿的战斗热情和充沛的革命精力，入朝来六十多天——这行軍作战交互进行的六十多天，把这批工人、农民和学生出身的战士磨练得更加刚毅和坚强



了。王有根深知一連是一个有勇猛攻击精神并敢于向纵深穿插的連队，尤其善于白刃格斗，这是全团干部和战士都熟悉的。他觉得和这些战士在一起作战，夺取胜利的信心就更大了。一連战士们也都知道带领他们作战的副营长，在参加志愿军以前是出席过全国战斗英雄会议的“孤胆英雄”，部队从王有根身边擦过，都向他投过来敬佩的眼光，好象在说：营长，我们一定学习你的榜样，打好这一仗。

部队在继续前进，又爬上一座小山。小山的右前方就是五九〇点二高地了，那上面响着枪声，友军正在和敌人激战。这时太阳已西斜，高山的阴影遮住那上面的松林，一連悄悄从这儿绕了过去，敌人没有发觉。但是再前进时，下山的路子陡得连放平两只脚的地方都没有，从顶上望下去，树象一棵接一棵长起来的。战士们开始往树上拴绳子，有的轻轻刨着踏脚坑。王有根看了看太阳，离山不过两竿高了。团长指示黄昏以前要插到草鞋洞，到那儿还有十几里路，路上说不定还会遇上敌人的阻拦，部队行动这样缓慢，任务怎能完成呢。想到这，他立刻命令部队：

“同志们！这样下去还能捉到敌人啊？坐‘电

梯’！”

“电梯”这个字眼大家都熟悉，是战士们过去追赶敌人时创造的。共产党员王芝荣觉得自己是连的领导干部，必须给群众做出个样子来，他将驳壳枪插在腰里，坐在雪地上蹶起腿，第一个向那望不着底的山下滑去了。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一个紧跟一个象一拉溜儿的游鱼直向山脚滑下去；冲起的雪沫飞向两边，灌了他们满脖子，满裤筒，也喷了他们满头满脸。雪化了，从脸上滴着水。前边的人被树干挡住，后边的人就猛地把他撞下去。有人跌进一人深的积雪里，又钻出来，跛着脚前进了。

五九〇点二高地上的枪声在劈劈拍拍地乱响，但很快就被甩在背后了，敌人的炮弹和敌机投掷的炸弹在我们的后方传来了沉重的爆炸声。王有根感到越往前走，敌人的飞机大炮就越不中用了；但是他并没有轻松的感觉，因为已来到了敌人的纵深，碰上敌人的机会就更多了。

山下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沿河有一条公路，上面遗留着青漆漆的足迹。王有根想这条路是通五九〇点二高地的，可能是敌人的巡逻部队和运输部队过往之地。河那面的山上是密丛丛的松林，王有根打算让部队飞快地穿过小河，钻入那森林里

去，可是他觉着危险得很，说不定在这儿就和敌人遭遇上千起来，那就被缠住了腿。避免吗？就要等到天黑，离天黑还有两个钟头，那要耽擱多少路程呢？到底怎么办，需要他立刻拿主意。

这时一排炮弹从南面打过来，气浪催得他后退了几步，沙子雪沫落了一身，接着又来了两排炮弹。王有根揣测很可能是敌人的炮兵观测员发觉我们了，企图用炮火把我们赶跑？在这儿坚持吗？即使多一分钟，也可能使部队遭受伤亡，而且会让敌人跑掉。想到这里，他一面指挥两挺重机枪掩护着，一面就命令全连：“注意隐蔽，跑步前进！”

部队刚离开敌人的炮火轰击区，敌人八架 F84 型的战斗机朝着炮弹炸起的浓烟飞来了，它们斜侧机身，在一连上空兜了几个圈子，机翼上白色的五角星清晰可见，说不定一眨眼，连珠的机关枪弹、火箭弹、烧夷弹就呼啸着下来了，有的战士看着王有根，似乎想说：“副营长，敌机要扫射了！”王有根早就考虑到，已经来到了敌人的腹地，对敌机用不着那末谨小慎微的了。于是他命令说：“沉着气，继续前进！”敌机尾随着一连绕了几分钟，冒着白烟飞走了。根据这个情况，王有根判断敌人并没有发觉他们。

黄昏，部队按照团长的指示，到达了草鞋洞。

二、三連也上来了，营长也来到了一連，他在雪地上鋪开軍用地图，王有根和一連干部們围成了一个圓圈，大家敞开大衣遮着手电的光亮，对照着周围的山势，細細地研究着部队前进的道路。根据閃爍的北极星，他們确定华岳里的位置就在微偏西南的方向。接着王有根向部队宣布了夜間行动的紀律，命令战士們左臂綁上一条作为識別記号的白毛巾，又重述了一下联络記号，然后派出十班偵察搜索，部队踏上通向华岳里的公路前进了。

搜 索

天空已經挂起黑幕，积雪灰暗无光，一切山岭、河流和林木都混为一色，浸沒在这个黑蒙蒙的不可猜测的大海里。晚风卷着雪屑，打得人脸生痛。敌人打来的冷炮掠过头頂，落在我軍老远的后方，传来的爆炸声越来越小了。夜航机特別忙碌起来，投下的照明弹，在夜空中随风飄搖，象一排排的灯籠。

当夜航机飞远，排炮掠过，松涛平息的时刻，四外十分寂靜，沒有人声，沒有鳥語，似乎根本不是战斗一触即发的黑夜。战斗員們用警惕的眼光分

辨着道路两旁的石块、树木和杂草，时刻防备着敌人的伏兵。王有根影影綽綽望見他身旁的战士們都提着三八枪，枪上插着刺刀，他虽然看不清每个人的面孔，但他能够想象出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用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战斗。

他們沒有向导，只能凭着对地图的記憶和对山形的判断前进。公路上的积雪被汽車輪胎压得象一条冰帶子，每个人的鞋底冻得象木板一样。在这溜滑的道路上，他們小心地选择着每一个落脚点，以免滑倒，弄出惊动敌人的响声。

走着，走着，前面高处閃了一下火光。帶領“尖刀班”的副排长宋福田猛地一蹲，十班都蹲下了。宋福田又仔細一瞧，火光原来是从山上的树林里透过来的，可是除火以外，什么也瞅不清楚。宋福田派人将这个情况报告給副营长，王有根和副連长王芝荣来到前头。他們隱約地看出公路从这个有火光的山头下边繞过去了。公路右面是大山高不可攀，公路下面是悬崖无处藏身，部队必須从这条公路上过去。王有根仰望山頂狹窄，判断敌人頂多放一个班，是警戒部队。但問題不在敌人多少，不消灭它，部队通过时就必然被发觉，那时敌人居高临下向我射击，部队就可能遭受很大損失。

既然不能避免，王有根便下了战斗的决心，他派宋福田帶領十班以夜摸動作接近并突然消灭敌人。此外，他又命令机枪排将重机枪和六〇炮架在公路两边，預防山上万一有敌人的大批部队，就用火力支援十班战斗。

部队靜靜地蹲在公路上，宋福田把十班分成兩組，攀緣山坡荆棘，向火光处爬去。攀上了山頂，地形平坦，树木漸少。为了隱蔽接敌，他們沉甸甸的身体，几乎全压进深雪里了，他們一会側身持枪，一会双肘和膝盖交替前进。漸漸地看清了烤火的人影，有十来个敌人围着火堆，帽子的护耳蒙着耳朵，双手在火前伸着。山风刮起一股股的火星，燃烧的松枝送来浓郁的松油味。宋福田想再爬近一点，用刺刀解决敌人，免得弄出响动，惊动四面的敌人，給自己添麻煩。

忽然“咔嚓”一声，誰的枪碰着了石头，“腰保（喂）？”一个敌人扭过脸来，吃惊地喊了一声。其余敌人都跟着轉过头来，向这里张望。扑上去嗎？敌人可能有了准备，十班鎮靜地伏着，一动也不动。敌人惊疑地望了一会之后，慢慢又伸出手来，并嘰哩咕嚕地說起来了。

再往前爬，更近了。宋福田纵身跳过去，全班

也一跃而起，一把把刺刀对准了敌人的心窝。有两个敌人撒腿想跑，宋福田和战士周树恩两臂猛向前一伸，刺刀便从这两个敌人的胸膛戳进去了。敌人打来了一颗手榴弹，可巧落在周树恩的头上，卧倒吗？敌人就会趁机跑掉，他摸了摸脑袋就追了下去，他随手也掷出一颗手榴弹，有三个想跑的敌人被炸死了。山上的敌人被全部消灭，宋福田又在附近搜索了一下，才带着十班找到部队。十班打了个胜仗，但是一连的顾虑也增加了：刚才那手榴弹的爆炸声，是不是告诉了敌人：有一支志愿军部队离你们不远了。

又走了三、四里路，前面一座大山拦住了。在山的鞍部公路穿过的地方，也有一堆大火在燃烧。为了弄清情况，王有根传令部队停下，并布置开火力。

王有根抬头望上去，山尖顶着星星，红澄澄的火光，摇曳着，附近什么也辨不清楚。从地形上看，这就是红磧岭了。右侧是海拔一一二五米的烛台峰，左侧是海拔七〇〇米的蒙德山。团长曾特别指出这儿地势险要，敌人可能部署着强大的兵力，在此抗击我前进的部队。但是那隘口的大火又该怎样解释呢？是不是敌人从电话里和刚才的爆炸声里

知道我們來了，在山上布置部隊準備伏擊，而另外又故意燃起火光，裝作麻痹大意，等我們進入伏擊圈後突然開火，一舉把我們消滅呢？他又一想，不對！夜間戰鬥，最忌火光，他打伏擊還會故意製造目標嗎？很可能敵人沒有發覺我們。因為剛才消滅那幾個敵人時，離這兒較遠，戰鬥時間也短，敵人不會注意。要不，山上就真的沒有敵人。不管怎樣，應該作頑強地戰鬥準備。

按照王有根的指示，王芝榮親帶十班上山搜索。山很高，在上面只找到幾個洞，裏頭有破棉被和爛稻草，人好像剛走了。“奇怪！難道敵人都跑了？”王芝榮發現火上架的松枝還未燒透，火旁那個飯盒裏還冒熱氣。“不！說不定敵人就在附近！”他立刻命令輕機槍警戒，然後搜索起來。

黑夜里他們摸着一大束電綫，副排長宋福田斷定是敵人指揮山上部隊用的，他便叫一個戰士用刺刀割斷了它。他們發現電綫從右邊山脊拉上去了，沿着電綫的積雪硬棒棒的，象敵人踩開的一條小道。十班按照王芝榮的指示，繼續搜索。他們左手抓着電綫，右手持着槍，向山上摸去。慢慢的上面較為平坦了，他們伏在幾棵矮松下面。

這時沒有槍聲，也沒有炮聲，山風旋起的積雪